

青木川散记

■赵勇

春节过后,偶得几日闲,一家人决定出去游玩,目的地,青木川。

一家人一辆车,出发时,原本打算在国道和省道上慢慢行驶,看看沿途的风景。不料导航出错,将错就错,多走了100多公里山路。过了宁强,进入省道,在山路上,时而峰回路转,时而蜿蜒盘旋,时而沿着嘉陵江行驶,遇到风景时,停车观望,倒也心旷神怡。

到青木川古镇时,已近黄昏。小河把青木川分为两部分,河右岸是原有的老街,左岸是近几年才修建开发的新街,由一座风雨廊桥连接融合,各有特色,相看无违。青木川古镇,没有完全

演变成一个旅游景点,还保留有当地人日常生活采购贸易的实用功能。新街是古色古香窗明几净的商业店铺,卖时尚的旅游产品;老街都是居民自己开的沿街商铺,卖生活用品、手工制品、当地土特产,是当地人日常采购的地方。老街的建筑更有年代感,石板铺就的街道右侧,有一条石砌的水沟,缓缓流淌着干净清亮的水。

在青木川看到最多的,是打核桃馍的摊位、卖酒的店铺,挂着木桶鱼招牌的饭店。三者,属核桃馍最佳,馅料是真材实料的核桃,味道有特色,物美价廉,倒也反映出了当地民风淳朴。

次日,我们参观了魏家大院。这个仿若堡垒一样的大院,有着浓厚的山寨气势,带着神秘悠远气息的庞大古建筑群,很是宏伟壮观,是电视剧《一代枭雄》的拍摄现场。

出了大院之后,沿着木栈道上到镇边的一座小山,登上一座三层塔亭,整个青木川古镇尽收眼底。老街旁的山坡上有一大片建筑,紧挨老街的是由民国风格的几栋小楼组成的一个院落,大树掩映。拿着望远镜看那个院子,也看不出所以然。而和它相连的则是一所学校,贴着瓷砖的教学楼,铺着红色塑胶跑道的操场,一目了然。恰有当地人上来,

问之。说:“那个古院落是魏辅唐修建的辅仁中学。”

来时,过阳平关后,一直沿着嘉陵江的省道走,经过燕子砭,在路边发现一处已消失的古县遗址,如今只留下一个叫“擂鼓台”的名字。相去不远有一个天然溶洞,一处岩石上石刻着一首诗:

《听嘉陵江水声寄深上人》(唐·韦应物)

水性自云净,石中本无声。如何两相激,雷转空山惊? 胎之道门旧,了此物我情。突然觉得魏家大院似乎和这首古诗有着某种淡淡的关联,细细思量,却又如抓不住的青烟,慢慢飘远了。

燎疖

■张会玲

在我的家乡渭北,正月末的晚上,素有燎疖的习俗。

“燎疖”,听上去虽然有点怪,但却极有说服力。“疖”,本是一种病,所谓的燎疖,意思很是明了:便是用大火燎去疾病,燎去晦气。在故乡人的心里,这“疖”一“燎”,新一年的工作生活,也该尽如人意了。事实上,在家乡,燎过疖之后,年才算真正过完了。

一次完整的燎疖过程,大体分三步。

这首要的,便是割燎疖用的蒿草。通常正月末这天,吃完午饭之后,男人们便带上镰刀和绳索去野外割蒿草。割蒿草是有窍门的,要专挑那些高大粗壮的。这样的蒿草,烧起来火势大、火焰高,是红红火火的好兆头。等蒿草割得差不多有一大捆,就用绳索捆成结结实实的一团,背回来堆放在大门口。这时候,大家总要在心里暗自攀比,看谁家的蒿草割得多、捆得高。因为在人们的观念里,蒿草堆得最大最高的人家,运势似乎会更好一些。在男人们割蒿草的同时,女人们则要将屋里屋外打扫干净,将家里杂乱的什物和角角落落的灰尘都清理出来,扔进蒿草堆里去。

接下来,就该燎疖了。天刚擦黑,家家户户的门前堆得像小山一样的蒿草就该发挥作用了。一切准备就绪,家家户户全员出动,围着蒿草而立,村道里挤满了男女老少。这时候,早有性急的人划着了火柴。那经冬的蒿草干透干透的,一见火星子,立马“呼呼”地燃烧起来。这边火光一起,那边立刻紧随其后,人群一下子就喧闹起来,大家你一言、我一语,评说着火势的大小。一时间,蒿草的燃烧声,炮仗的爆响声,夹杂着男女老少的嬉笑声,让村庄变得红火热闹起来,夜里的寒气似乎也被“燎”得无影无踪。看着熊熊大火,想着火光带来的新希望、新兆头,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大家你说我笑,瞅东家、望西家,看谁家的火焰最高,火光最亮,火势最大。这时候,整个村子被照得红彤彤、亮闪闪的。连同围火而立的人们,个个都被冲天的火焰照得满面红光。这种全村人一齐燎疖的浩大场景,便如鄂伦春人的篝火节一样喧嚣而热闹。它使每个人都心潮翻腾,沉浸在对美好生活的无限遐想和期盼之中。

事实上,燎疖真正的高潮远不在此,而在于燎疖的最后程序——“跳疖”。

所谓“跳疖”,即从正在燃烧的火堆上跳过去。据说,“跳疖”可以祛除病痛、苦难和不快。于是,等火势稍微变小一点,那些胆子大、腿脚灵便的年轻人便嘻嘻哈哈地率先从火堆上一跃而过。有人带了头,马上就有人紧随其后。一来二去,家家户户门前的火堆上,就都是争先恐后地“跳疖”人。人们以这种方式,祈求消灾除病,祈求平安健康的美好生活。

又到一年一度的燎疖节。傍晚时分,听见远远近近都响起了鞭炮声,我赶忙穿衣下楼,想寻觅一处有燎疖的所在。出了小区向东,走了不过千余米,正好赶上有人堆好了蒿草,正将撕下来的对联放在蒿草底部引火。当火光燃起的时候,周围一下子围拢来不少行人。看着燃烧的大火,大家便喜不自胜地谈论起以往燎疖的情形。等火光变小,就有人带头从高高的火焰上跳了过去,我也拼尽力气开开心心地跟着跳起来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燎疖这天,家乡还有一种习俗,就是炒豆子,炒面疙瘩吃。人们坚信,燎疖之后,新的一年,红红火火的好日子将如期而至。

叮当与乔治的奇妙世界

■董邦耀

叮当9岁,属猴;乔治6岁,属猪。叮当是亲姐姐,乔治是亲弟弟,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爱与欢笑的小世界里。

叮当,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,上过不同的学前教育培训班,学过足球、编程、游泳、平衡车、篮球、骑马、跆拳道。她喜欢画画、跳舞、钢琴,在画画、跳舞、钢琴比赛中曾多次获奖。她的画作,参观的人说是稚童风格,自成一体,连老画家都很难模仿,参展被收藏,参赛亦获奖。舞蹈、钢琴多次参赛,成绩斐然。

尽管只有小学三年级,叮当的书包却重得如旅行包,晚上十一点了作业还做不完。她自己急躁、抹眼泪,妈妈陪着她做作业也是干着急,姥姥姥爷更是束手无策。第二天,叮当还得早早起来去上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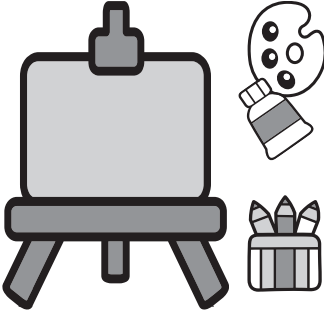
乔治虽然比姐姐小三岁,但也学过游泳、编程、平衡车、围棋、画画、篮球、足球、泰拳。他自己

曾想上擂台与同龄人比试比试,练练胆量。画画也是不服输,姐姐画什么,他也画什么。奥特曼和玩具车是他的好伙伴,玩具箱里,各种大小不同、造型各异的奥特曼和玩具车,让人眼花缭乱,摆开玩时,满地都是,就像战场。但他最喜爱的还是围棋,每次在网上下围棋,赢了比自己级别高的小朋友,就会高兴地大声呼喊:“我赢了,我赢了!”要是输了还会抹眼泪。急于提高棋艺,要是不到上围棋课的时候,乔治就嚷嚷着让妈妈教他下围棋,妈妈说:“我小时候,你姥姥姥爷没有教过我下围棋呀,你就先跟小朋友在网上下吧,等上围棋课时让老师教你。”这两天,乔治在围棋升级考试中,从学习五级升到了学习四级。一进家门就举起奖杯,擦起胸前的奖牌,高兴地让姥姥姥爷看他围棋考试升级了,说他又多了个奖杯。

叮当和乔治,毕竟还是孩子,年龄又相差好几岁,还不知相让和分享。就连陪伴学习做作业,也要讲公平,妈妈陪姐姐,爸爸陪弟弟,不偏不倚。你玩这个,我也玩这个;你吃这个,我也吃这个。闹得裁判长妈妈很无奈。有时,有啥好吃的,叮当会说:“我给弟弟也拿一个。”乔治也会说:“我给姐姐留一个。”玩得高兴时,两个人能在床上抱成一团,一会闹别扭了,又“打得”不可开交。这就是孩子,不会做假,不会掩饰。尽管有时惹得大人生气,为他们操心尽力,与孩子一起成长,辛苦着,也幸福着。

我做姥爷的,在孩子教育上不能越位,只有在孩子的生活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愿叮当乔治快乐成长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叮当和乔治逐渐学会了相互理解和分享。他们开始懂得,作为姐姐和弟弟,



他们有着共同的责任和使命,那就是一起成长,一起面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。

在这个奇妙的世界里,叮当和乔治的故事还在继续。他们的每一天都充满了新的发现和惊喜,他们的每一步都踏向了更加美好的未来。而我们,作为他们的长辈,将继续陪伴他们,见证他们的每一个成长瞬间,分享他们的每一份喜悦。

棉衣里的时光

■赵华

整理衣物时,我又翻到了母亲给孩子缝制的棉衣。那黑底黄花的棉衣,就像布满星辰的夜空,让我瞬间泪目。那密密麻麻的针脚里无不珍藏着母亲对孩子,对我深深的爱。

不知不觉间,母亲已经去世四年了。在这四年里,我竭力让自己不去触碰关于她的点点滴滴,我知道她也希望自己过得开心。四年了,我认为自己已经如她所期许般坚强,看到棉衣的那一瞬,我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,泪水伴随着尘封的往事汹涌奔来……

母亲的手是粗糙的,那是烟火和岁月留给她的印记。从我记事起,她总是在煤油灯下缝缝补补,斑斑驳驳的影子犹如当时窘迫的生活。母亲是嫁给父亲后,开始做她不擅长的针线活和家务

的。她的手常常被针刺的鲜血直流,在没有润肤油的年代,她只能用熬制的猪油涂抹。好在她天资聪慧,学学就会。

未雨绸缪,这个词用在母亲身上一点也不为过,她做事从来都是规划好的。秋天刚过,她就弹好棉花赶制好棉衣。可惜我这个时候不太懂事,不知道珍惜,爱用烧烫的石头取暖,棉衣的袖子和前襟经常被烫成黑洞。母亲发现后,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,拿起针线和剪刀进行修补。第二天,打好的补丁就像新生的皮肤熨帖在破洞处。哥哥衣服的补丁是深色的,我的补丁是花色的,每个针脚都藏着母亲的爱。

记得那是一九九五年七月,远在新疆的哥哥添了侄女。接到信件的第一时间,母亲让我买了三种颜色的花布,让我二哥把家

里种的棉花弹好,她在院子铺了张席子,将花布铺平,用尺子和粉笔画好尺寸,给里衬装上棉花铺上面子,开始缝制。时值暑天,母亲怀抱棉袄,额头上冒出层层汗水,可她浑然不觉,依旧专注着自己手里的活儿。她给侄女苗苗缝了三身棉衣,从出生到成长的不同时期。冬天的时候,大哥寄了侄女的照片,雪地里小苗苗穿着母亲缝制的棉衣,笑靥如花。母亲看着照片,欣慰地笑着。虽然我们和大哥相隔千里,母亲却用她特有的方式紧紧地维系着,在大雪纷飞的冬天感受到浓浓的亲情和温暖。

到了我结婚那日,母亲按照当地习俗,为我缝制了两身红缎袄。在鞭炮和喜乐声中,我穿上红缎袄上了花轿。那不仅是母亲对我的祝福,也是对我深深的